

室友二三事

编者按:

据报道,如今多所高校为学生提供网上自选宿舍床位功能,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作息习惯、生活要求和其他同学自由匹配。还有的大学新生在选宿舍前制作“简历”找舍友,进入哪个宿舍、和谁成为室友,再也不是开盲盒。

室友是个特别的存在,学生时期,最早认识的人是宿舍室友;刚步入社会,回家见到的是合租室友,彼此从互不熟悉到“相爱相杀”,点滴时光汇成最珍贵的“小家”记忆。你和室友曾发生过哪些囧事、趣事?本期聊一聊与室友有关的二三事。

「团宠」没落

□ 朱丽娟

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进入一所工科专科学校念书,校园寸土寸金,图书馆、教学楼、煤渣操场紧紧挨着,尽头便是学校唯一的一栋宿舍楼。

宿舍楼共三层,一二楼和三楼右侧住男生,三楼左侧辟出不足十间房,供女生使用。我所在房号308,四张高低床挤挤挨挨,窗前摆两张桌子,形同绿皮火车的硬卧车厢。我往靠窗左侧下铺,拥有桌子优先使用权。

学校生源以省城为主,近城区学生一律走读,唯有住得远的学生才能拥有宿舍铺位,以此缓解学校住宿紧张的问题。政策使然,我们宿舍8人分别来自不同班级不同系别,甚至还有一位高一级的同学,她家住在不远不近的城区,因为兼任学校文艺部长,这才拥有一张下铺的使用权。

文艺部长高挑美丽热情,很快成为宿舍团宠,吃穿用度均以她为标杆,极尽模仿,唯有我,自知高攀不上,我行我素。很快,她注意到我,有事没事喜欢带着我,一点点进步便使劲夸赞,让我建立自信。

宿舍除了我,其他人周末都会回家。只有文艺部长,不知是公务缠身,还是刻意为之,每个月都会留两个周末陪我,带我逛街,请我吃美食,给我讲每一座建筑的前尘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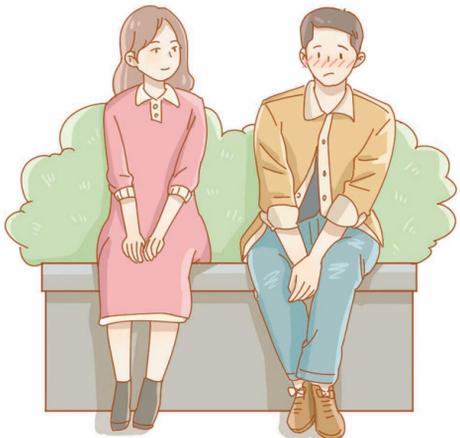
走在她身旁,我总有丑小鸭仰望白天鹅的感觉。她察觉到我的自卑,便对我进行由里到外的改造。我剪掉了18年的长辫子,她说我小巧玲珑,短发更加活泼干练;她教我说话腔调,让我快速融入集体;她不知从哪弄来一条毛裤送给我,说女孩子必须对自己好一点;她喜欢带我去学生会玩,说我是她亲妹,有啥好事别忘想着我。因为她极力举荐,我走上了学校国庆晚会舞台,尽管只是陪衬,我却很高兴。

后来,她因种种原因,大二那年挂科三门,留级到我们这一届,室友渐渐疏远她,唯有我,对她不离不弃。她说喜欢周末,虽然宿舍冷冷清清,但因为有我,宿舍格外温馨。

我俩同一年毕业,她留在省城,我回了老家。分别时,我俩泪水连连,她说:“别忘了,省城有你亲姐,有你一个家。”

闷葫芦阿坚

□ 刘士帅



性格内向的阿坚是我们宿舍有名的闷葫芦,平日里,大家喜欢在宿舍互相调侃,唯独阿坚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为所动。大家不喜欢阿坚,觉得他不合群,宿舍搞集体活动也懒得招呼他。

可阿坚从不因为大家疏远他就心生隔阂,仍然每天早早起床给大家打水,从家返校带回来的也是往桌上一放,谁想吃就吃。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在期末,谁都没想到,平日里不言不语的阿坚竟然考了全班第一。更让人惊讶的是,阿坚还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,行云流水,渐渐地,大家开始对他刮目相看。

时间久了,每天朝夕相处,阿坚比以往开朗了许多,与刚入学时判若两人。晚上熄灯后,阿坚竟成了宿舍夜谈会的主角。当然,阿坚的开朗仅限于在男生面前,一旦遇见女生,他还是那个闷葫芦。

阿坚看上了邻班的湘,每当湘从我们宿舍楼下经过,阿坚都会目不转睛地看着。我和湘都在学生会任职,见阿坚真心喜欢湘,便提出要帮忙,阿坚同意了。于是,经由我口述,阿坚亲笔写的情书递到了湘手上。信中,阿坚约湘周六晚上在学校附近的小花园见面。

或许阿坚漂亮的钢笔字打动了湘,湘竟真去赴约了。周末晚上,我把阿坚送到指定地点,眼瞅着湘越走越近,借着月光,我看到了阿坚表现出的局促。眼看好事将近,我迅速抽身而退。

当晚,阿坚结束了自己人生中的首次约会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摇身一变,又成了以往的闷葫芦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天晚上,他和湘在小花园里整整坐了一个小时,始终没说一句话,湘实在忍无可忍,愤然转身离去。

首次约会以失败告终,阿坚消沉了一段时间。知道他深受打击,我也有些自责,想安慰他,但他根本不给我机会。业余时间,阿坚迷上了乒乓球,悟性极高的他干啥都行,第二年在学院举办的乒乓球大赛中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。没想到,正是这个单打冠军,让湘重新认识了阿坚。而后,湘不计前嫌,开始主动接近阿坚。有了湘的陪伴,阿坚明显开朗了许多。这时我才发现,阿坚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

毕业后,阿坚和湘走到一起,湘开心地对我说:“我和阿坚能修成正果,必须要感谢你,因为你是我俩的媒人!”

聊客

欢迎那些充满智慧和调侃的文章、那些妙趣横生的观点、那些个性化的语言,篇幅以600-800字为宜。新鲜作者请联系我们——
QQ:235607346
邮箱:lbwkliakoe@163.com

年少囧事

□ 尘世淡香

“明天下午体检要求脱衣服!”正在读初中的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惊。男生们笑着说:“不就脱光衣服嘛,怕什么?”“哼!你们男生怎么懂女生的心?”

焦虑、不安,整个晚自习,谁都没法静下心来看书。好不容易挨到下课,铃声一响,女生们就往宿舍跑,晚睡前必须讨论出一个应对方法。明着对抗那是不敢的,怕受到学校的处分。室友叽叽喳喳地讨论着,有人出了个主意:“要不咱们明天下午玩失踪?”一听到玩失踪,大家把头聚在一起。“明天下午起床铃响,大家都待在宿舍,不许有任何动静,把窗帘拉上,造成人不在宿舍的假象,这样班主任就找不到我们。”大家一听,纷纷举手赞成。

第二天午休起床,随着上课铃响起,嘈杂的走廊安静了下来。大家静静地坐在床上,神情十分紧张,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“干坏事”。

大约过了15分钟,有人敲门:“里面有人吗?”听得是班主任的声音。没有人应答,宿舍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噢?怪了,这帮女生去哪里了?”听得出班主任的紧张,班里女生集体消失,责任可不是他能负的。

几分钟后,班主任匆匆地下楼,大家瞬间松了一口气。

半个小时过去,楼道里再次传出急促的



脚步声,最后在宿舍门前停住:“里面的女同学听着,赶紧出来体检,我知道你们在里面。”班主任粗喘的声音中带着愠怒。大家你望望我,我瞅瞅你,不知道该不该出去。一分钟、两分钟……“再不出来,全部被处分。”听到要处分,有人打开了门,大家也跟着陆陆续续走了出来。

班主任铁青着脸,一言不发,带我们往体检点走去。体检的地方是两间空教室,临时改造成体检室。虽是寒冷的冬天,由于紧

张,有的同学额上渗出了汗,身体抖个不停。第一项听心率,几乎全都偏高,不得已,医生只能让我们休息半小时再检查。

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医生的注意,我们看到医生与班主任在门外低声交流。再进医务室时,所有男医生都不见了,只留下女医生,体检顺利进行。只是,到底是谁告密呢?后来才知道,几个外宿女生在校园树林里转悠时被班主任发现,泄露了我们在宿舍的消息,也知道了我们玩失踪的原因。

宿舍“大辉”

□ 原连辉

27岁那年,我阴差阳错地踏进了大学校园。因为超龄太多又长得五大三粗,进了学校,接待的老师看我孤零零一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,忍不住问:“大哥,你是家长吧,学生呢?”我嘿嘿一笑回答:“我就是学生。”话一出口,差点没把年轻帅气的老师吓倒。后来才知道,接待的老师正是我的班主任,他25岁,我27岁,只要我不尴尬,尴尬的便是他。

办过手续,班主任带我来到宿舍,宿舍里只有一名同学在整理床铺,当班主任介绍我是新来的室友时,他像看见外星人一般瞪大了眼睛。后来,陆陆续续有两名同学入住,大家相互介绍,才发现我们五人分别在不同专业的四个班里。

第二天下课回宿舍,宿舍保安见我走来,即刻立正,对着我行了一个标准有范的军礼,并大声喊道:“领导好!”回得我双手握

拳回礼,微笑着说:“以后叫我一声‘店小二’得了。”站在我身后的室友看见了,相视一笑。过后,这事成了宿舍里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室友得知我参加过工作,算是半个“社会人”,凡事都喜欢和我聊聊,尤其是宿舍夜谈,更是有意无意地让我参与讨论,未了夸我一句:“真不愧是出过社会的人!”若是哪天晚上我无心参与讨论,他们便像缺盐少油似的,缺少许多乐趣。相处久了,室友们都去食堂吃饭都愿意等我一起,这四个小子还称我为“大辉”。由于大龄入校,没多久,我就成了“校园名人”,在班里,很多同学称我为“大哥”。当我加入校园英语协会,敢于在校园一角大声朗读,并能讲几句还算过得去的英语时,各个系的一些英语爱好者争相来找我一起晨读或陪练。走在校园、图书馆或饭堂里,不时有陌生面孔的学弟学妹喊我



一声“大哥”或“老大”,我统统笑而回礼。

流年似水,校园里的一幕幕往事早已随风远去,唯独那一声声一惊一乍的“大辉”始终鲜活,回荡在那间宿舍里。

浓浓室友情

□ 甘武进

同窗四年,室友之间发生了很多囧事、趣事,尤其是阿灿,他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,至今难忘。

阿灿是南方人,刚到武汉的第一个学

期,他对洗澡耿耿于怀。第一次洗澡,我们宿舍4人兴冲冲地进入澡堂,我和另外2名同学脱光衣服后下到澡池里畅游。几个来回过去,发现阿灿不在澡池里。抬头看去,他正满脸懵懵地站澡池边,迟迟不肯脱衣服下水。

“怎么是这个样子呢?大家怎么在一个池子洗澡呢?”在阿灿难以置信之际,我朝其他同学使了个眼色,随后大家一起冲到他身边,顺势把他抛入澡池里。在玩闹中,阿灿渐渐适应了澡堂生活。

武汉的冬天很冷,有一次早课,阿灿迟到了,他站在教室门口大喊:“报告!”同学们抬头看他,瞬间哄堂大笑。匆忙间,他竟把一条红色衬裤当围巾围在脖子上,那一抹风景吸引所有人的目光,引来一阵笑声。还有一次早课迟到,班主任没让阿灿进教室,

反问他:“是不是发高烧了?要不要到医院看医生?”原来,他用新买的红色毛巾洗脸,谁知毛巾褪色,把脸染得红彤彤的。回到座位上,他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因为那条毛巾是我陪他在地摊上买的,也是我强烈推荐。

学校举行田径运动会,我们宿舍4人报名参加接力赛项目。为了取得好成绩,囊中羞涩的我们只能买些价廉但物不美的装备。我们志在夺冠,平时训练都很刻苦。然而,还没等到运动会正式开始,钉鞋就坏了好几次。比赛前一周的一个下午,我们训练结束回到宿舍,推开门看到每个人的床前都放了一个鞋盒,打开一看,正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品牌运动鞋,而且尺码刚好合适。大家相互打量,只见阿灿的脸上满是笑容,原来是阿灿的父亲赞助。后来,我们顺利获得了第一名,站在领奖台上,4人紧紧拥抱着在一起。

时不待人,曾经同窗的室友早已天各一方,但只要说起室友,那段共处的光阴便会从记忆深处走来。



(本版漫画均由高楚绘)